

名人与烟

陈松峰 孟喜朝 周朝琦 编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谨以此书的出版，献给——

与烟草有关联的名人、伟人、文人……

与烟草有关联的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

与烟草相关或无关的吸烟者与禁烟主义者！

《沁园春·咏烟》

——为《名人与烟》出版志贺

张逸宾

千古流风，举世飞光，大地香飘，喜寰宇乐事，吐雾吞云，人生佳趣，妙语奔滔。十兆人民，三亿吸客，效益扶遥逐日高。群芳谱，羨锦心绣口，婷婷袅袅，巴姑^①端的含娇，致万户千家竟解腰，庆群贤毕集，华堂论道，雄文并峙，圣殿谈骚。一支在手，何用云骄，烟弹频频歼恶雕。相思草^②，引莘莘学者，暮暮朝朝。

（作者为著名烟草专家、《中国烟草》刊物的创始人、中国烟草文化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① 巴姑，又称淡巴姑，或担不归，皆系烟草在英语中的译音。

② 相思草，或称还魂草、瑶草、南草等，均为我国古籍中对烟草的爱称。

关于烟文化的“个性”特色及与名人的若干关系

(代序言)

我国是一个烟草生产和烟草消费的泱泱大国,不论是烟叶、卷烟的产量和销量,均居世界第一。自 80 年代以来,随着各类文化的不断兴起,作为拥有 50 万名职工、3 亿烟民以及数以亿计的与烟草、卷烟、种植、加工、销售等利益相关的烟草的生产经营者的烟草业来说,烟草文化也应运而生并悄然兴起。烟草文化的兴起对于实施烟草专卖、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垄断地位、增加国家收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名人与烟》一书行将付梓之际,应编著者热情相约,我想就烟草与文化及烟草文化与名人之间关系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烟草文化的起源及其“个性”特色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 5000 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我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占有重要的地位。烟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的出现,只是晚近的事情。烟草文化不是中国的固有,她属于外来文化之一。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中,烟文化属于她的一个支脉。大家知道,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创造了烟草文化。尔后,由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继而将印第安人创造的烟文化传播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自 16 世纪中叶,烟文化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逐渐生根、开花,且结出了丰硕之果。今天,我国已成为世界烟草生产与消费的大国,为世界烟草业

所瞩目。

烟草进入我国之后，随着烟草吸食人口的不断增长，种植范围和区域也在不断地扩大。特别是烟草进入商品经济领域后，烟草的发展更是迅猛异常。因此，烟草文化也随之不断地在升华和延伸，并印有深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烙印。综览一部中国烟草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烟草文化的发展史。在此，我们将烟草与文化结合起来，并提出烟文化的一些新说，决非在追逐时下所谓的“文化热”的潮流，而是由于烟草在其 500 年的发展历史长河中，已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相对完整的文化现象，且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我们可以信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列举出烟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个性”特色。

一是，烟草与文学艺术。早在清代，以烟为题的诗词歌赋，就散见于《烟草谱》《烟草歌》《后烟草歌》《烟草联吟集》《烟草倡和诗笺》《淡巴菰词百咏》等数以十计的诗集、志书及药典中。这些诗词歌赋主要是赞美烟草的传入、种植、形态、功效以及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等等，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可以说，烟草的出现，丰富了我国诗词歌赋的文化宝库，给文艺这个百花园里，又增添了一朵争芳斗艳的小花。

二是，烟草与雕刻绘画艺术。如果说烟草最早与文化结缘，当属雕刻绘画艺术，大约在 5 世纪，在墨西哥南部贾帕思州倍克伦的一座神殿里有一幅浮雕，它是一张半浮雕画，在此画上画着一个吸着长烟管烟袋的马阳斯教徒，他的头部还用烟叶裹着。这一发现，既是烟草与雕刻绘画艺术的最早发现，也是涉及烟草史研究的重要物证。烟草与雕刻绘画艺术运用得最为广泛和普遍的，当数鼻烟壶的内画艺术和卷烟的商标装潢设计艺术。鼻烟壶尽管由国外传播而来，但那反映自然、社会、人物

的绘画艺术，却凝聚在仅有方寸之地的内壁上，那形象生动的内画艺术，显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如今，鼻烟壶再度复兴，旅游景点、古玩商场及大型商场，都可以见到鼻烟壶的影子。然而，购买者绝少是为了吸食鼻烟所用，可以说，90%以上的购买者是把它当作艺术品去观赏和珍藏的。同时也表明属于烟文化范畴的鼻烟壶内画艺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至于当今数以千万计的卷烟商标装潢，其内容广泛而又丰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自然、文化艺术等，无所不包，别看那小小的香烟盒，已成为企业家的角逐之地、艺术家的用武之地、广告家的谋划之地。

三是，烟草与影视艺术和文学创作艺术。我们时常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看到吸烟与刻画人物性格之间的描述。如在影视作品中，往往为了刻画人物的性格、反映人物内心情感或复杂心理，时常通过这些人物的点烟、吸烟、灭烟、扔烟，以及袅袅烟蒂、吞云吐雾等多种场景的特写，或渲染或烘托，为准确地刻画人物，推动故事情节的延伸发展，发挥了较好的艺术魅力。在小说及其他的文艺创作中，也同样如此。如在本书中的《鲁迅与香烟》一文中，介绍了鲁迅先生为着力刻画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甫伟，多次细腻地描写了他吸食烟草的细节，并收到了理想的艺术效果。

四是，烟草与礼仪民俗之间的关系。自烟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后，特别是自清末以来，烟与柴米油盐酱醋茶并列为生活的必需品之后，烟草与礼仪民俗之间便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至于在迎来送往、友人相聚、馈赠亲友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烟的影子。敬人一支烟，往往体现出对对方的友好与尊重。会抽烟的人接人一支烟，也同样体现出友好和理解。小小一支烟，往往使人由陌生到相识，以至到深交，到无话不谈的田地。还应

当提出的是，烟与古代印第安人所举行的宗教仪式还有着一定的联系。据记载：居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在举行宗教仪式或部落的庆典仪式时，有时把生长茂盛的烟叶像其它植物一样点燃使用。而最先把烟从口中或鼻中吸入的是巫师、僧侣和参加庆典仪式的人们。由于吸烟带上了宗教和迷信的色彩，后来，不仅成为一种习惯，而且成为一种重要的礼节。印第安人举行成人仪式时，把富于灵气的烟雾吹到年轻人的身上，用以祈祷将来的幸福。印第安人每逢重大集会，将烟斗点着，自上而下按等级依次传吸，人人必须郑重其事，以示庄严。在举行部落的宴会或庆典时，也把烟作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同时，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世界各国风土民俗及吸烟习惯的不同，所以，礼仪习俗也是各不相同的。

五是，烟草文化与医药文化的关系。烟草最初传入我国并得到一些人的吸食和利用，其主要的是与医药之间的关系。我国最早记述烟草的著作并非是烟草的专著，而是出自明、清名医之手，如姚旅、张介宾的《露书》、《景岳全书》等药物学典籍中。是书较早地、扼要地记述了烟草所具有的药物价值。由于烟草在我国广泛传播的时间是在明末清初，尽管这个时期著名的医学科学家李时珍也正在着力搜集和潜心中草药，却没有能够把烟草作为药物列入《本草纲目》。到了清代中期，才有生活在这个时期，而为药物学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药学家赵学敏先生，编撰出《〈本草纲目〉拾遗》。其中有716种药物为补充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所未收载之民间草药。值得称道的是，在《拾遗》中，著者收录、整理出了对于烟草药性的全面认识，列举出了烟草可以医治诸多疾病和外伤的土单验方，这是清代医学科学工作者的实践总结，按现在的话说，当属临床经验。因此，可以说，烟草文化与医学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烟

草文化有着浓厚的医学文化的色彩。

综上所述，烟草文化既有其明显的“个性”特色，又与某些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甚至成为某些文化的伴生物，这便是烟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之所在。

二、关于名人与烟草文化的几个主要关系

读《名人与烟》一书，可使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灿若群星的名人，他们与烟草有着多种多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透过这些联系，我们又可大体清晰地分辨出一些重要的和共性的关系来。仅从这本记述有近百位名人与烟草关系的书中，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种关系：

1、**吸食关系。**烟草作为一种嗜好品，尤其对于那些“瘾君子”们来说，确是须臾不可离开之物。相当多的人（包括名人在内），一旦吸烟成瘾，便很难戒掉。在本书所介绍的名人中，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斯大林、丘吉尔、鲁迅、林语堂等伟人、名人都是与烟草相伴终生的。从本书中，你不难看到，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及关心毛泽东健康的人们，曾想尽千方百计让他老人家戒烟，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感到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代替香烟的作用。丘吉尔这位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在临终时嘴上还叼着雪茄烟的。在我国的政治家中，香烟既伴随了他们渡过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困难时期，也帮助他们为治国安邦而运筹帷幄。在近代和当代著名的文学大家中，更是不乏与烟草结下不解之缘的人。他们说不完道不尽烟的好处、妙处，一篇篇佳构乃至传世之作，差不多都是在云雾缭绕之中，喷吐而出的。记得读鲁迅的《两地书》，鲁迅曾自述夜半还要起来点燃上一支烟来抽。可以概括地说，在烟草与名人的诸多关系中，吸食关系当是首位的、主要的关系。当然，在这些伟人、名

人中，也不乏意志坚强的禁烟主义者，如陈毅、郭沫若、列宁、里根等人就是这方面的典例。

2、**政治关系。**烟草尽管是一种嗜好品，但由于诸多的伟人、名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使得烟草在其历史上又蒙上了不少的政治色彩。在本书的几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几位伟人、名人出于政治的原因，在烟草问题上做出了与政治有关系的举措。如毛泽东同志早在1923年就针对英美公使抗议加征地方纸烟捐一事，在当时我党的机关报《向导》上，愤笔疾书，发表了题为《纸烟税》的一篇近千言的檄文，对英美帝国主义对我中华主权的肆意蹂躏及当时北京政府的丧权辱国、腐败无能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文章以有力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英美烟公司在我国既享受烟税特权，又以“亲善”而美其名曰的真实面目。在明代末期，由于崇祯皇帝是位多疑的皇帝，当他的统治处于危机四伏时，其疑神疑鬼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他听到四处的吸烟者经常在说“吃烟”“吃烟”时，这位多疑的皇帝便以为这“吃烟”便是要“吃燕”，而吃燕岂不是要吃掉大明江山的燕京吗？于是，崇祯皇帝越想越恐惧，他为了力挽时局，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吸食烟草，违令者斩首。

人们知道，袁世凯乃我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窃国大盗，做了83天的皇帝。但是，袁世凯出于政权的原因，与烟草业有过一段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卷烟工业的形成和专卖制度的确立，确实做过一点有益的事情。如，他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倡导开办民族卷烟厂、实行烟酒公卖的重要人物。

在本书的《冯玉祥在中原怒驱英美烟公司》一文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著名爱国将领在英美帝国主义面前表现出的那种刚直不阿、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同时也充分显示出了他那崇高的民族正义感和责任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政

府的要员之一——财政部长宋子文对英美烟公司却表现出一幅幅的奴颜像。国民政府一方面以降低外烟税赋为代价讨好英美烟公司，而另一方面却加大民族卷烟工业的税赋，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民族卷烟工业更是雪上加霜，根本无力与外资卷烟企业进行抗争，致使我国财源大量地流入到英美帝国主义者手中。

3、**经济关系**。从烟草进入商品经济领域后，由于烟草的税赋很高，烟草的经济价值也是其它经济作物所难以相比的。但在本书所谈名人与烟草的经济关系中，大体可以分为这样两种情况：一种出于烟草的经济原因去发展它，管理它。如民族卷烟工业的巨擘简照南、简玉阶，他们创办烟厂，发展民族卷烟工业的目的完全是出于发展民族经济的原因去考虑的。盛宣怀作为近代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极力倡导烟草专卖，也是从增加国家收入的经济原因考虑的。盛宣怀为了在中国实现烟草专卖制度，认真研究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烟草产业政策和专卖制度，为在我国推行烟草专卖制度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和成功经验。而另一种名人虽也出于经济的原因，但由于所处地位与职业的不同，所采取的方法与措施也各不相同。如雍正皇帝，他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考虑，认为吸食烟草与人们的生活是“毫无裨益”的，反而还要占用大量的肥沃之田。于是，他下令禁止烟草的种植。这里附带说一句，在清代，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康熙、乾隆，差不多都是出于这一经济原因而禁止烟草的。

在谈及名人与烟草的经济关系时，被誉为中国经济学家之父的陈翰笙先生对烟草经济的研究，是不可遗忘的。在本书中专门谈论了陈翰笙先生之所以被誉为经济学家之父以及他情有独钟地撰写出中国烟草经济研究的开山之作的情况。此外，在经济界、科技界、烟草界的名人，差不多都是从经济的角度去

研究烟草，其中包括烟草的产业政策、科学研究、经济效益等等。

4、文化关系。烟草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自然与许多名人，尤其是文化圈内的名人，有着不解之缘。概括地讲，烟草文化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由一些名人（其间也有不属名人的）反映出来。一是在诗词歌赋中。在清代已有不少诗人，尤其是一些名家诗人，以烟为题创作出了大量的诗作。清人陈琮收集在《烟草谱》中的诗，以及前后《烟草歌》，均为清代咏烟的代表作。在这些诗词歌赋中，说不尽道不完烟草的妙用与神功，甚至把烟草称之为“相思草”。如果你随着诗人的创作意境去品味烟草，你会感到，烟草真是个奇怪的东西，一旦染上它，便会魂牵梦绕，如坠五里云雾，真乃地道又绝妙地消遣之物。二是近代和当代的著名作家谈论烟草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多属名家的杂谈、随笔、回忆录之类的文学作品。如书中选录的朱自清、林语堂、梁实秋的文章。此外，还有书中介绍的几位当代作家所撰的与烟草有关的文字。这些文章多是作家们对于烟草利害、功用的直抒胸臆的真实谈吐，是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既不添枝加叶，也不加油添醋，读来会使你感到真实亲切。尤其是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谈烟的文章，更是妙趣横生，妙不可言，足以让那些无此嗜好的读者，也平添几分的笑意。三是与雕刻绘画艺术。书中介绍了鼻烟壶的来历及叶仲三、王习三等鼻烟壶内画艺术大师的创作经历。鼻烟壶一物虽为“舶来品”，但自清代传入我国后，由于受到达官贵人，甚至皇帝的宠爱，在清代，皇宫里还专设有制造鼻烟壶的作坊。因此，在鼻烟壶内画艺术上，逐渐渗透着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可以说，我国的鼻烟壶内画艺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烟文化艺术园地的一朵奇葩。此外，名人与烟文化在影

视作品中的反映也较多，给人的印象也颇深。如大家熟悉的《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中，斯大林时而口含烟斗作吞云吐雾状，正在运筹帷幄，指挥前线的战斗；时而紧攥烟斗，在室内踱步，作焦虑地思考状。烟斗为这位政治家增添了不少的威严与神秘。在不少的影视及其他文学作品中，吸烟似乎成为刻画名人性格、心理的不可缺少的“点缀”。

读者诸君，当你在茶余饭后、入睡之前，或假日余暇、消遣之时，或偶尔翻阅，或一气读完这本谈论古今名人与烟草的书，你也许从文化的角度，找到更多的“个性”；从名人与烟草的关系中找到更多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以为，不论是名人还是“凡人”，也不管是吸烟者还是禁烟主义者，都会有着不同的感悟，正所谓见仁见智者是也。

是为序。

张保根

一九九六年七月七日

蓦然回首——我的烟草路……

(自序)

窗外，茫茫云雾笼罩着天穹，霏霏细雨更是无声无息地为天空平添着几分的浓重、暗淡与凝固……。大型客机带着凌厉的呼啸，不时地从我居住的上空（我常戏称为“轰炸区”）掠过，欲降落在附近的机场上。飞机的轰鸣声似乎犁开了云的覆盖、雾的笼罩，我记忆的屏障也几乎同时被撞开，回到了那犹如昨日的过去——我的烟草路上……

本来，这本《名人与烟》已全部编著完毕，就连二校也已基本告竣，该说的话也已在《跋》中道出。然而，如水的岁月，如烟的往事，就如同今日蒙蒙细雨下如烟如雾的天气一样，笼罩着我的心际，也许是“下意识”状态下的触景生情，也许是文事纷繁的劳顿需要小憩，及至有不吐不快之感。

那是一九七二年的夏末秋初，由于一次意外的大雨所引起的山洪暴发，我所就读的邓州罗庄高中，校舍几至倒塌殆尽，不能正常上学；也是由于家境不佳，生活拮据，父亲的月资五十一元五角，难以维系连他本人在内的六口之家的生活的缘故，这使我不得不放弃校园生活，较早地开始了与其说是工作，倒不如按时下话说是打工混饭吃更为贴切的临时工差事。

这是一个不会忘却的日子——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带着一位与父亲要好的——在县供销社供职的侯叔叔的信，来到了一个距邓县城北五十华里的叫做王集烟叶收购点的单位，从此，开始了我距今日动笔写这篇忆旧之作已经是二十四年少九天的烟草之路。

在初来乍到的数月的光景里，我时常郁郁寡欢，羞而讷言，夜间也常常辗转不能入寐。主要的是由于我感到这份差事的无聊，它既无在商业其他部门当差的“高雅”与“尊贵”，更无浪漫与出息可言。经常环绕在农村、烟农、烟田、烟叶的氛围中（然而，真没想到，这却成了我日后从事烟草工作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和“无形资产”，以至于今日，在工作、写作等方面，都有着深深的烟的烙印），我常自嘲为“蚂蚱打喷嚏——土里土气”。

我所在的烟点就建在有着一个小集镇的村庄的最南端，算是“村郊”，又名“南大门”。这是一个十分荒凉与寂寞的地方。在我们那占地二十余亩地的空旷的院落里，只有连我在内的五个人。我一人住一个房间，常有些害怕，特别是在夜间出现过几次被盗之后，更给我增添了许多警觉与惊悸。工作、学习环境及文化生活的萧条，使我对前境感到灰涩与暗淡。虽然，白馍、捞面条、清淡（间或有荤）的炒菜，还有那三十元零五角的月薪，使我很快改变了由饥馑所导致的清瘦、黝黑和贫血，也聊补了一点家庭因经济拮据所出现的缺米之炊。但久之，则感到精神上缺少了些支柱性的东西。

井中之蛙是难以想象出天地之遥之大的；弹丸之地何以驯出千里之骏马？只有走出去，才能寻觅到那属于自己的风光无限的一线天和那任其驰骋的广袤之地。然而，如何去寻求自己人生的最佳契机？我，凄凄惨惨戚戚，蒙蒙憧憧，寻寻觅觅，恰似故道西风瘦马……

自幼对文学的爱好，似乎不是什么“遗传基因”，只是后天的耳濡目染。记得读初中时，读地方小报上发表的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新闻的时候，常处于一种骚动不安状，也想命笔写它一篇；读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自恃对农村生活的娴熟，便

冲动着来日也弄出一部“朝霞天”、“霞满天”或“黑土地”之类的大作。对文学，我视为高雅，却可望而不可及，既有着久已有之的纯真，亦有着雾中观花的感觉。公余常钻进可读的书，中也尝试着写新闻、小说、散文、甚至影视脚本的创作。但不知多少次，满怀信心地把作品投寄到某个文艺杂志或报纸副刊，又稳操胜券般等待着一鸣惊人式的爆炸性新闻！但或许是冷酷，或许是无缘，也或许是草原的远方更有白云。文学殿堂的大门是那样的严实，连给我一个缝隙也不肯，投入产出比严重地失调，回报率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直到今天，我还不肯死下这份心，仍锐意不减地在酿造着那一坛属于我自己的文学的醇酒，以犒赏我所为之付出的代价。

然而，辨证地看，当时尽管没有留下什么更多的文字，但却为后来的写作，作了一定的“铺垫”和“衬托”。这或许就是我作为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调入县烟草公司办公室工作的“敲门砖”。

如果说七十年代初胡乱涂鸦地摆弄点文字是出于对文学这门高雅艺术的崇尚和为了驱赶寂寥之需，那么，自进入八十年代，则是作为憧憬未来，摆脱命运束缚的精神支柱。因为在一九七九年十月，所有符合条件和不少不符合条件的临时工都转为正式全民工，而我却由于与规定的时间少了几个月，在品尝了三个月的商品粮的滋味之后，被一种无可名状的理由取消了。就商品粮而言，在那个特定的年头，八亿农民的中国，能持“本本”吃“皇粮”的人是寥若晨星的。那是真家伙的铁饭碗，也是硬身份的通行证。君不见，那岁月倘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偶尔出现几个有着商品粮的城市姑娘嫁给农民兄弟，乖乖，定会成为爆炸性的社会新闻，岌岌与离经判道或“反潮流”同日而语相提并论。以此，足见“物以稀为贵”的哲

学意蕴和共和国农村经济的凋敝。自那以后的七年零四个月里，我既没有了商品粮，亦丢了农村的自留地，还险些丢了这份临时工的差事。在后来转为国家干部办理商品粮手续时，县粮食局一位办理手续的同志在“原粮食供应性质”栏里，别出心裁地填上了“吊山户”一词，真可谓既幽默，又贴切，妙哉！

真乃天凉好个秋！在七年零四个月的日子，我时常处在惶惑与茫然之中。

在秉性的遗传因素中，我似乎是继承和发展了父辈上的倔强、执著（有时甚至有点孤芳自赏），恪守走端行正，诚实做人，以及哪跌倒从哪起的家族遗风。自那以后，我仰仗自己不很高的智商和很高的期望值，开始了默默无闻地劳作、不哼不哈地耕耘、不卑不亢地做人，虽吃的是“草”，但憋着劲，也要为人民、为社会、为我的烟草事业多挤出一些“奶”来。终于，新闻、小说在地区获得了奖励；几篇历史论文发表在省及国家级的刊物上；有幸参加了一次全国农业遗产学术研讨会；并终于于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偶然的机遇，让我瞄上了探索烟草发展历史的靶子……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耕耘必有收获，这极富辩证的哲理，也融入到了我个人经历的“档案”里：一九八七年二月，河南省劳动人事厅的一份红头文件上写着：《关于录用陈松峰等十二位同志为国家干部的通知》；一九八九年六月，由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王梦奎同志作序的《烟史闻见录》，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借调到省烟草公司政策研究室工作；一九九五年九月，《中国烟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合著）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路漫漫其修远兮！记得第一本书未写出之前，我便奢求要写出烟草的“三部曲”，并在友人中夸下海口，而今也算圆了这

个梦。那么今后呢?!

七载辛酸史海游，
十万烟文志未酬。
即令三卷齐付梓，
乐而不前非风流。

这首写于八九年第一本小书出版时的自勉小诗，亦将成为今后的自励之言……

陈松铎

1996年9月15日初稿，雨雾中；1996年二稿于国庆佳节，阴雨天气，于郑州之红专路1号院月明书屋